

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

天涯江湖路

行刺天下系列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云中岳武侠精品

行刺天下系列

天涯江湖路

(中)

台湾 云中岳 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目 录

第 十 八 章	秘堡异遇	(347)
第 十 九 章	蛇窟珠姝	(360)
第 二 十 章	觅迹追踪	(393)
第二十一章	武林罕斗	(416)
第二十二章	亡魂剑法	(441)
第二十三章	万毒之园	(460)
第二十四章	孽缘情债	(482)
第二十五章	深入南荒	(500)
第二十六章	夜黑林深	(524)
第二十七章	众矢一的	(559)
第二十八章	挣脱重围	(571)
第二十九章	沉雷惊谷	(591)
第 三 十 章	拯救无辜	(611)
第三十一章	搏杀僧奴	(635)
第三十二章	扑朔迷离	(653)
第三十三章	警奸分明	(677)

第十八章 秘堡异遇

话未完，戴云天魔一声怒啸，从旁抢出急追，一面气呼呼地叫：“老虔婆，我孙女儿如有三长两短，咱们不是你死便是我活，你竟将这种人引来我古堡岭。”

戴云天魔一面怪叫一面追，绿衣阴神跟上叫：“别焦急，有个孙女婿又有哪一点不好？”

两人分左右向上狂追，奇快绝伦。

司马英已远出十丈外，这时正全力狂奔，进入了黑得伸手不见五指的远古森林中，可算是安全地带了。

可是仍不敢停留，往林内拼命急奔。

许久，身后已经没有追踪者的声息了，他定下心神，拭掉额上大汗，小心翼翼地摸索而行。

不久，眼前一亮，皓月当空，洒落了满地银光。

前面，展开了一片茅草及腰的荒地，直延伸至山顶，白天所见到的城镇，出现在荒地右侧不远，绿色的隐约灯光，在城镇中闪烁，看不真切。

“有救了，我何不到城镇中躲上一躲？”他想。

他奔入茅草之中，向荒地右侧急走。

走了二三十丈，眼角突然瞥见左侧白影一闪，他吃了一惊，赶忙伏下身躯，向白影定神看去。

怪！白影不见了，夜风萧萧，四周泉啼兽吼，起伏不定，却看不见人影。

“咦！我难道会眼花？”他自语，又道：“也许我快要入土了，连眼睛都靠不住啦！”

他摇摇头，再次举步，一脚踏出，脚下突然发出一声“咔嚓”轻响。

他吃了一惊，深恐被两个怪物所发现，挫低身躯向下伸手一摸，摸到了一块古怪的轻物体，取出就月光下一看，暗叫一声“对不起”，脱手丢了。

原来是一个骷髅头，被他一脚踩破了，他有点歉然，扔下骨片重新举步。脚一起，数朵暗绿色的鬼火袅袅上升，从他的脚下向四面飘扬。

他不怕鬼火，突然向前急射。

前面十余丈白影倏现，突又一闪不见。

“咦！真有鬼？”

他心中暗叫，伏下了。

不错，真有鬼，白影确是不见了，但他却清晰地看到白影像一个人的形状，乍现乍隐，可能真是鬼。

他凝神注视，确是毫无所见，不由有点儿毛骨悚然。

他伏下之处，身前是一块石碣，有一半已埋入土中，圆形的边已长满了青苔，他信手一摸，摸到几个大字：英雄冢。

下面的字已埋没土中，摸不到了。

“原来这儿是一处坟场，不知埋葬了多少叱咤一时的英雄，古往今来，英雄何在？”他感慨万端地想，无形中生出了空寂苍茫的情怀。

看不到白影，他等待片刻，便壮着胆悄悄向前移，蛇行鹭伏向城镇方向走去。

快接近城镇了，月光下，已可分辨百十丈内的景物，只感到浑身泛起了鸡皮疙瘩，凉了半截。

这儿根本就不是城镇，而是一座破败不堪的山寨，寨墙已大部崩塌，护寨濠已被土石和野草填平。

寨内原有的百十座用黑色巨石建造的崇楼高阁，只剩下危墙和残壁，里面野草蔓生，无数鬼火飘浮其中，而不是灯光。

他长吁一口气，绝望的感觉从心中升起。正当他要退走的瞬间，废墟中白影一闪，一个白影和一个灰影从内疾射而出，好快。

司马英目力奇佳，总算被他看清了，白影确是人，而且还挟着另一个白衣人。灰影身材瘦小，在白影之后疾射而来。

真要命，白影和灰影在他身前十余丈停住了。他的心中狂跳，生怕这两个人是戴云天魔的手下。

白影身形倏止，转身向黑影问：“秘道封死了么？”

“封死了，老匹夫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秘道直达他的云飞山庄。公子爷，请速返回，免得老匹夫踏月兴尽返回撞见，奴才在这儿稍候，看看风色。”

“哼！本公子真怕他么？”白影冷冷地问。

“奴才不敢如此想。”黑影躬身卑谦地答。

“哼！如不是怕他搬走，把孙女儿带离山庄，我还不下手对付他。哼！他那两手鬼画符，只配替本公子提鞋。这一年来，冲他孙女儿份上，我懒得打草惊蛇。目下妞儿到手，用不着怕他了。”

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公子爷大可不必令小丫头伤心。”

白影哈哈一笑，突然将肋下的人抱起，“啧啧”一声吻了一记暴吻，得意地说：“好，我的心肝，你被制了软哑二穴，该听见了。本公子不想令你为难，网开一面不和你的家人计较，你如果

不好好服侍本公子，云飞山庄必将成为火海屠场，信不信由你，我伏龙公子言出必行。”

说完，但见白影一闪，从司马英身前掠过，快得令人眼花，不知是人还是鬼。

黑影缓缓向前躬身相送，在司马英身前站住了，再转身向废墟中张望，背上的剑穗迎着山风飘扬。

司马英爬伏在一块墓碑旁，他愈听愈火，由两人的对答中，他已猜出一些轮廓，这两个家伙从地道中进入了云飞山庄，掳去了云飞山庄的一个女娃儿。

他不知云飞山庄的主人是谁，但侠义心肠却不容许他撒手不管，顾不了自身安危，跃然欲动。

伏龙公子奇快无比的身法，令他悚然而惊，想不到世间竟会有如此高明的轻功，像是传说中的驭气飞行术哩。

刚才依稀所见的白影，定然是这家伙了。

真妙，黑影恰在他前面站着，距他不足两丈，背向着他。事急矣，他忘了自身危险，突然扔出两把飞刀，也同时发出一声沉喝：“打！”

他看出黑影的功力也同样惊人，所以用了全力，仍不肯放弃武林规矩，声出刀方出手。他的飞刀术将臻化境，相距又近，黑影做梦也没想到会有人在身后埋伏，听到声音刀已先至，晚了。

黑影耳中听喝声一到，便向下一伏，反应不为不快，但仍难逃司马英的全力一击。

“哎……”他叫，两把飞刀分别击入他的腰旁命、肾二门，向前一仆，却又双手将上身撑起，拔出长剑扭转身，一声不吭将剑掷出。

人再次仆倒，在地上挣扎，一面喃喃地叫：“谁……谁暗……暗算我？我……我死不……不瞑……”

话未完，手脚一阵抖索抽搐，长吁一口气，呜呼哀哉。

司马英已展开轻功追赶，飞剑掷出的力道不大，追不上他，他已远出五丈外去了。

不久，废墟旁冲出一个黑影，正是戴云天魔，形如疯狂向这一面狂奔，他后面，三个黑影也狂卷而来。

真巧，当他经过尸体旁时，一脚正好踏中尸体的背心，人突然止住，脱口叫：“咦！有人。”

他低头抓起尸体，讶然叫：“怪！这人是何时被人用飞刀刺死在这儿的？”

后面三黑影到了，为首一个身材小巧的人尖叫道：“观海，是不是你所见的淫贼？”

“不是，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中年人。”戴云天魔高叫。

“快！别误事，也许还追得上，丫头危矣！”

戴云天魔拔了一把飞刀纳入怀中，狂暴地叫：“他跑不了，抓住那小狗，他将骨肉化泥。”

五个人向山下赶，瞬即不见。

司马英却是向左下山的，看白影所走的方向，正是乌岭山的北麓，他只能盯住这一方向追。

伏龙公子的身法太快，早已不知去向，但他不死心，发足狂奔。追了不久，他晕头转向不知该往何处追才好。

正难以委决间，突见前面树枝上有一条小白布不住飘动，走近一看，果是一条白色布帛，居然带有隐隐幽香。

“是了，那女娃儿虽被制住软哑二穴，仍可用手勉力撕下衣袂，定是她故意留下的，往前追，没有错。”他自以为是地猜测，再向前追，追来追去，乱打乱撞到了乌岭山的北麓，进入了蛇谷。

蛇谷，也就是传说中的蛇魔穴所在，奇女子李奇诛蛇处，也

叫北隰，因为这地方不但低，而且有小溪和一些小沼泽罗布其间。

他人地生疏，不知这儿是蛇谷，更不知这儿是宇内闻名的伏龙秘堡所在地。

伏龙秘堡，据说是一处极神秘的武林禁地，名义上听去定是一个四周有护墙，碉楼密布的赫赫巨堡。

事实却正好相反，它仅是一座活动的楼房，在江湖飘忽无定，来时突然出现，去时房舍一夜不见，有时住上三年五载，有时三五日即踪影全无。

凡是伏龙秘堡出现之地，附近便成了阴森森的鬼域，仅在四周树下四块木牌，上书四个大字：伏龙秘堡。

江湖人看了这块牌，最好的保全性命之法，便是乖乖离开回避，愈远愈好。

那伏龙堡主据说是个怪物，姓常，名字和别号，天下间知者不多，见过他的人也少之又少，反正敢于接近伏龙秘堡地盘的人，没听说过有活着离开的，堡中的一切，自然不为外界所知，称之为“秘”，毫不为过。

秘堡中的人不和江湖人往来，江湖人也没有机会和他们攀交。

在伏龙秘堡出现之地，从未听说过有什么惊人事故发生，因此，伏龙秘堡的内情无人知悉。

愈传愈神秘，迄今仍无人能揭开伏龙秘堡的底牌，人言人殊，莫衷一是。

四更将尽，司马英踏入了蛇谷，鬼使神差，真是异数。

他是欲从东面山脊降下的，古森林太密，看不清谷底的景物，等他到了谷底，想退回已不可能了，谷中有景物吸引了他。

靠南谷的底部，崖壁前出现一座小巧玲珑的两层小楼，黑夜中看不清外表的颜色，但从由窗中透出的绯色灯光看来，窗帘定然是极抢眼的桃红软缎所制。

“唔！这间深山中的小楼不但岔眼，而且可疑，不知那自称伏龙公子的淫贼是否落脚在此？我前往看看。”

他在心中自语，藉草木掩身向小楼探去。

地面起伏不定，树丛疏落不一，距小楼还有百十丈，已无法看到小楼，他定好方向，放胆向前搜进。

正走间，前面突然有悉悉索索的轻微声响发出，他心中一凛，忙向一株树下闪去。

手触到树干，摸到两条冷冰冰滑腻腻的物体，粗如儿臂，在掌下一阵急剧地蠕动翻扭。

他吃了一惊，赶忙放手，心中凜然叫：“天哪！不知是否有毒？幸而未被咬上。”

脚下，沙沙声大起，四面八方有大小不同的蛇类向他急速地游来，但接近至丈内，却又匆匆退去。

他发现了这奇异变故，心中十分诧异，也心中大定。

蛇既然不敢接近他，他心中一壮，便贾勇向里急进。

所经处，蛇虫纷纷走避，仓皇之状，令他暗暗称奇，怎么？这附近遍地是蛇，却不咬人哩！

迫进至小楼附近，粉红色的灯光已可清晰地看到，树林亦尽，到了楼左旁花园左近了。迎面是一座木造牌楼，横匾上有四个粉红色的大字：伏龙秘堡。

“是了，这小楼定然是伏龙公子的居所。”他想。

月色朦胧，他只看清“伏龙”两个字，再走近一看，“秘堡”两字赫然入目。

“天！是伏龙秘堡？糟！”他骇然止步，失色地暗叫。

“也许不是江湖上所说的伏龙秘堡，但愿不是的。”他又自我安慰地想。

这点自我安慰，驱不走他心中的恐惧，更由于他发现了伏龙公子的秘密，不啻犯了武林大忌，如被堡中人知道，怎肯饶他？

目下他的功力已失去七成，已无法以三昧真火运赤阳神掌防身，再不走，必将死无葬身之地。

他想及早撤身脱离险地，可是另一意念却又涌上心头，阻止他退缩。

他想：“找八荒毒叟并不容易，毒叟能否解得躯体内的两种奇毒更是难以逆料，反正我活不了多少天，在死前能揭破伏龙秘堡的勾当，我司马英即使死了，也死得光彩，怕什么？”

除死无大难，一个人看破了生死，任何事皆可做出，一念之差，常可决定人的一生。司马英想到武林人物皆对伏龙秘堡一无所知，目下机会摆在眼前，等他去揭开伏龙秘堡的神秘外衣。这正是扬名立万的好机会，心中一转念，决定不错过这大好机缘。

他伸手拔了一把飞刀挟在掌中，向牌楼内急射。刚进入牌楼内不足两丈，不由倒抽一口凉气，站住了，几乎两膝发软。

在他站立处相距不足八尺的花园中，突然冉冉升起两根巨柱，柱顶有一个三角形海碗大巨头，双目如炬。

那是两条锦鳞毒蟒，黑色的长信几乎吐抵他的脸面了。

他心中骇然，毫不思索地扔出了飞刀，同时向后暴退，再拔出一把飞刀准备自卫。

“嗤”一声轻响，飞刀击中左面锦鳞毒蟒的上颚，不仅毫无作用，反而弹出八尺外，落入草丛中去了。

这瞬间，他感到后面冷气袭体，腥风触鼻，本能地倏然转身，向后挥出一刀。

天！又是一条粗大的锦鳞毒蟒，一刀落空，刚掠过正在昂起

的巨大蟒头顶端，巨蟒向前一伸，大口已将咬到他的腰肋了。

他已有点转动不灵，腥风薰得他感到有点眩晕，恐怖也给予他无比的震撼，想再运刀已来不及了。

“完了，想不到会死在孽畜之口。”他想。

想是这般想，求生的本能迫得他一腿扫出，左手倾全力斜劈蟒头，他拼命了。

奇迹发生了，巨蟒的毒牙在行将咬下的刹那间，蟒头突然向下疾沉，巨蟒像是浑身一震，向后倒退。

“噗”一声闷响，他的腿踢中了蟒头，蟒头仅轻轻向右略摆，迅速地向后缩，巨尾一卷，掠过他身前，但听花草一阵摇撼，巨蟒已经走了。

在蟒尾卷到前的刹那间，他向后疾退，由于太过紧张，他忘了后面先前挡路的两条同样粗大的毒蟒。

糟了！下身一紧，被巨蟒缠住了，将他缠了三匝，巨大的扭力将他掀倒在地。

蓦地，小楼中响起一个脆嫩的女子口音：“小凤，去瞧瞧大锦二锦为何在糟蹋花木？”

粉红色的灯光一阵跳动，另一个慵懒的少女嗓音答道：“小姐，大概它们今晚没找到食物充饥，在不耐烦了，可不要理它们，谁教它们不走远些？小野兽多着哩。”

“是不是有外物入侵，才会引起它们的躁动。”

“不会的，如果是外物入侵，它们会发威示警的，听，它们安静下来了。说真的，即使有外物入侵，也轮不到它们动口，外园林中那一万五千条各式各样小毒蛇，可阻千军万马。小姐，该练功了。”

外面果然安静了，只有浑身冷汗的司马英伏在花圃中喘息。

原来当他被卷倒时，束缚突然急松，两条缠住他的巨蟒，松

了捆向外急窜，仓皇地游走了。

他吓出了一身冷汗，也莫名其妙，怎么？三条毒蟒都不敢制他的死命？

他却不知，在他体内流动的血液中，有百毒朱螭与千载碧虺蛇毒的毒素在流动，不时化为体气沁出体外。

这两种天下至霸至毒的异蛇，乃是毒蛇中之王。

任何毒蛇，它本身的毒固然可致人畜于死，它们也同样怕被别的毒蛇所咬噬，同样会中毒死亡。

锦鳞毒蟒嗅到司马英身上两种异种奇蛇的毒素气息，所以仓皇而遁。

他弄不清原因何在，也无法知道原因，伏在花圃中直流冷汗，惊魂未定。

楼上这一面共有八扇长窗，计有四间小室。

楼下外面有朱红栏杆，内一层是长廊，看去有三间房，是楼的右厢，灯火朦胧，没有楼上明亮。

楼上最后一间小室中，人影在窗帘上映动，小姐的脆甜语音又响：“小凤，少爷起来了么？到飞龙厅去瞧瞧。”

“小姐，你怎么忘了？”是小凤的嫩嗓子。

“忘了什么？”

“四更天阿姨准时到，少爷要恭候阿姨哩，大概目下正在传授少爷玄阴真气心诀，千万不可去打扰他们。”

“哦！我倒忘了。阿姨有点偏心。不先教我却先教……噢！外面是什么声音？”

“风吹草动，不必担心。”小凤似乎不在意地答。

原来司马英已接近了楼下长廊栏杆前，他仍贾勇前闯，楼上住有内眷，楼下可能是伏龙公子的居室。

听楼上主婢俩的对话，小姐可能是伏龙公子的妹妹或姐姐。

小姐的矮阁在楼上最后一间小室，那么，按小楼的规格，楼中间定然是内厅，外一段定是男人的居所，后一段是下人仆妇的居室。

楼上也定然分为两段，前楼也就是重要人物的居室。

他要找伏龙公子，如不在楼下前厅一段，必在楼上的前楼后面，用不着找。

他忘了自身危险，向前厅悄然接近。

他却不知，脚下虽轻如鸿毛，却触动了暗置的警报系统，警号已由花树中发出，惊动了楼中的人。

第一个黑影出现在楼前大柱后，第二个黑影出现在左侧一株古松下，第三个黑影出现在右侧一株扁柏后。他陷入了重围。

但这些黑影都像个幽魂，司马英目力虽佳，耳力通玄，仍难以发觉。

显然，花圃下面定然设有地道，警号一响，人便从地道下出现地面。

有万千毒蛇在外围设防，内有三条锦鳞毒蟒戒备，平时根本用不着派人守夜，伏龙秘堡用不着担心有人敢于入侵。

月华落下西山头，天快亮了。

大地黑沉沉，天宇中仍然明亮，伏龙秘堡四周，徐徐升起了有霉味的浓雾，天罗地网布下了，司马英茫然无知投入天罗地网之中。

“妙！有雾正好办事。”他想，向廊内纵去。

刚越过栏杆，浓雾还不够浓，他清晰地看到黑影在廊柱内闪出，黑色的大手已经快抓到他的肩头了。

行藏已露，该动手了。

他右手飞刀当匕首用，大旋身一刀疾挥。

一寸短，一寸险，近身相搏，刀不出则已，出则必中，刀过鲜血激射，伸来的黑手小臂被划开了一条血槽，如果闪避再慢些儿，整条小臂难保。

“哎……你该死。”黑影飘退后厉叫，一声沉喝，再次扑上，一条飞爪从雾影中飞出，抓向司马英的胸膛。

司马英吃了一惊，在迅捷绝伦的突然急袭下，仅伤了对方的臂肉，不由他不惊，这黑影的功力和反应委实惊人，足以跻身一流高手之林而有余。

飞爪利于远攻，他的飞刀无法接近，加以雾气一阵阵激涌，逐渐阻住了视线，世间还没听说过有透视浓雾的人，他当然不行。这可糟了，怎能亲身迫进搏斗？

飞刀急振，人向旁飘掠，先自保再说。

雾影中，飞爪向后微收，突又跟踪袭向下盘，好快！听风辨气术用不上，黑影太过高明。

正在千钧一发将成爪下亡魂的刹那间，清叱已到：“慢！要活的。”

司马英身形未定，飞爪从他下裆旁突然收回，他听出清叱的人，正是楼上的小姐。

一阵香风从侧吹到，入鼻令人心醉，他知道，小姐已从右侧欺近了，猛地右旋，一刀划出。

眼睛用不上，鼻子却派上了用场。

他不出刀倒还罢了，刀一出便暴露了弱点，突觉肋下章门穴一麻，浑身一软，倒下了。原来后面有人，他顾得了前面顾不了后面，不仅章门穴被制，右肩井穴也被扣住了，不倒怎成？

接着，他被一个香喷喷的胴体挟住了，脆甜的嗓音在耳畔振荡：“撤阵，留心是否还有其他的人？”是小姐的声音。

“禀小姐，云飞山庄仇庄主已接近至谷东。”是一个粗豪的噪

音。

“不必告诉我，可禀知少爷。”

“禀小姐，少爷行功正紧，安姨正监督少爷行功中……”

“你不能等少爷行功完毕后再禀明么？”小姐抢着说。

“少爷曾吩咐奴才在辰牌末方可禀事。”

小姐略一沉吟，说：“派人告诉仇庄主，今天不许接近本堡。”

“是，奴才立即派人回话。”

小姐挟着司马英，进入楼下侧门。

浓雾渐散，伏龙秘堡又恢复了以前的安谧宁静。

第十九章 蛇窟珠姝

司马英心中暗暗叫苦，这次可完蛋了，为了管闲事，只落得陷身伏龙秘堡，死定啦！传闻中说，世间还没有踩探伏龙秘堡生还的人，不死怎成？

楼中一切家具全是粉红色的，灯光幽暗，每一段墙角，以及每一处梯口，皆有一些稀奇古怪的铁丝笼，里面关了不少稀奇古怪的蛇类。

整座楼成了蛇窟一般，但似乎人迹罕见。

原来小楼有地下室，地下室四通八达，除了一些亲信仆役之外，旁人是不许在楼中进出的。

小楼倚山壁而筑，山壁是一座高约三十余丈的石壁，壁缝中生出不少老树，一些小枝干几乎要伸入窗口了。

小姐的绣阁，就在最后一间雅室中。

雅室前，是一间小厅，摆了不少盆景，也摆了不少装潢美观的蛇笼，盆中有花树，笼中有花花绿绿的怪蛇。

女人最怕蛇，但这位小姐却将蛇作为摆设，胆小的男人不被吓死，也得变色而逃，想来，这位小姐必定没有王老五敢追。

小姐挟着司马英到了小厅，“砰”一声将他丢在铺了粉红色绒垫的楼板上，自己在旁边的锦墩坐下了。

小凤上前一把将司马英抓起，抓小鸡似的搁在墙脚上，让他